



孤儿 陈吉兰
孤儿 阮义

新婚志喜

“一样的不幸,一样的痛苦
两个不幸的人,走到了一起
没有一个亲人来参加婚礼
却有无数胜似亲人的亲人
为他们祝福,为他们贺喜”

昨日的苏州,下着秋雨。温暖的新房里,却洋溢着浓情蜜意

然而,从相恋到步入婚姻,这两个命运多舛的孤儿等待了整整5年之久。早在2001年,陈吉兰和阮义就有了结婚的打算,可想想两人收入微薄,根本没钱买房子、办婚礼,只能耐心等待。一晃几年过去了,他们的积蓄很少,远远赶不上房价的上涨速度,家的梦想似乎离他们越来越远。有一天,福利院的领导辗转了解到这对恋人迟迟不结婚的苦恼,准备拉他们一把。在福利院领导的多方奔走下,福利院的孤儿可以拿到定销房了,并且每套房子还可以得到江苏省民政厅、苏州市民政局和福利院共同出资的5万元赞助。就

这样陈吉兰和阮义拥有了一套将近50平方米的新房,他们的婚事也在今年提上了议事日程。

苏州市福利院副院长孙惠忠介绍:“院里的两个孤儿结成夫妻,我们都认为既是嫁女儿又是娶媳妇,所以感觉责任重大,一定要把好事办好!”作为陈吉兰和阮义爱情的见证人,孙院长深知两个孤儿的不易。“干我们这行,最大的快乐就是孤儿们能够自食其力,幸福生活!”

购房、装修、为爱奔忙,婚礼前几天,陈吉兰开着电瓶车、阮义摇着残疾车在骄阳下奔走于各个建材大卖场,像小鸟衔枝一样,为新居添置着一件件物品。“为了装修,我们还吵过架呢,我一心一意要省钱,他却非要买那些好的、贵的。不过大权在我手上,他有主意,我拿主张。”陈吉兰边说边笑。

在他们的新居,陈吉兰

骄傲地指着厨房说:“你看,这些都是我们阮义设计的,灯具、涂料、移门等全是他挑的。”眼前的小屋,生活用品一应俱全,整洁利落。

婚礼前,陈吉兰有一份婚宴的宾客名单,名单中所有对他们有所帮助的人都在其中,曾任福利院院长的徐刚毅先生是“一定要请来的”。在阮义的回忆中,当年的徐院长早上五六点钟就会来到宿舍中,手把手地教这个肢体严重残疾的孩子学习一些基本的生活自理技能,“我刷牙就是徐院长教会的”。

昨日的苏州,下着秋雨,却似乎挡不住爱心的传递。温暖的新房里,阮义和陈吉兰相互喂着象征幸福甜蜜的汤圆,陈吉兰还不忘喂几口给福利院的孩子吃,她说希望这些孩子能和他们一样过上幸福的日子。

快报记者 吴明明 王彪 文/摄影

一样的不幸,一样的痛苦。两个在福利院长大的残疾孤儿,有着常人难以想像的成长历程,但他们却因为爱而走到了一起。昨日是陈吉兰和阮义的大喜日子,两人在苏州市福利院举行浪漫的婚礼……

车队、人潮、彩灯、鲜花,把这个充满爱心的地方装扮得更加美丽

昨天的苏州福利院格外热闹,车队、人潮、彩灯、鲜花,把这个充满爱心的地方装扮得更加热闹和美丽。陈吉兰和阮义的婚礼在福利院的宴会厅举行。从几天前开始,福利院的工作人员就在反复擦洗宴会厅的大门。“这样的喜事在我们院里可是头一回啊,大家都想为这两个孩子做点事。”而福利院原先的活动室也贴满了喜字,连楼梯的扶手上都扎满了花,昨日,新娘陈吉兰就是从这里上的花车。由于是孤儿,福利院一直都是她的家,这次也算是从娘家出嫁了。

上午,苏州市养育巷口的一家鲜花店迎来了一位特殊的客人——来自苏州市社会福利院的残疾孤儿阮义,一身标准新郎打扮的阮义是特意来看看婚车的装点情况,一切妥当后,他乘车前去福利院迎娶新娘。

从闺房里接出新娘后,由6辆汽车组成的车队把新人带到园区金鸡湖畔,在那里,摄像机和照相机的镜头把他们最灿烂的笑容永远定格。福利院的孩子也是跟前跟后的,一副欢天喜地的样子。

为这对残疾孤儿的婚礼全程免费策划、承办的,是苏州市婚庆礼仪行业协会,对会长戴宏承而言,陈吉兰和阮义的婚礼是“最特殊的一次”。陈吉兰和阮义的情感故事深深地打动了他。他与18个会员单位的老总开会商量后,决定要为这对孤儿免费举办一个意义深远的婚礼。装饰婚车、新娘捧花、新人化妆、现场布置、摄影摄像,等等,各个公司都拿出自

己的强项来共同参与。

总共12桌的婚宴安排在福利院内的餐厅。陈吉兰和阮义没有一个亲人到场,可是来参加他们婚礼、为他们祝福的,全是一个个胜似亲人的亲人。6个从福利院嫁出去的女儿也拖儿带女地回来了,只因为“娘家有事”。

新娘含着泪花讲述自己的经历,她和新郎想要感谢的人实在太多

“这样的婚礼我做梦都没有想到!”新娘陈吉兰说。作为脊柱瘤患者,她曾被医生预言只能活到16岁,可如今她不仅顽强地活了下来,还收获了一份美好的爱情和真正属于自己的家。“两个孤儿走到一起真的很难,可所有的困难都在大家的帮助下克服了。”陈吉兰含着泪花讲述自己的经历,她和男友阮义想要感谢的人实在太多,他们会一辈子都为这些好人祈祷和祝福的。

1978年12月7日,出生才一天的阮义被抱到了苏州市社会福利院,这个患了先天性双下肢胫骨缺损症的婴儿,一出世就被亲生父母遗弃了。那时,5岁的陈吉兰已经在福利院生活了一年多。而陈吉兰由于身患脊柱瘤,从小就得不到家庭的关爱:“小时候我经常头痛,家里人对我也不太好。那年,爸爸带着我坐了一天一夜的火车到了苏州,然后就把我丢在了苏州火车站。”后来她就到了福利院。

病痛一直在折磨着这两个不幸的孩子。阮义的双腿只能向后弯曲不能向前伸直,他行动的姿势是双腿跪地。在福利院工作了27年的陈巧英阿姨当年曾经看护过阮义:“只好用橡皮和人造革做个垫子垫在他的膝盖上,让他舒服些。”陈吉兰从12岁开始就不停地生病,脚上的一个伤口整整8年不能愈合。然而更残酷的是医生对她的病情断言:“只能到十六七岁,这个人活不长的!”陈吉兰听后只能躲到一边偷偷哭泣。后来在福利院的安排下,陈吉兰进入福利院

印刷厂工作,自食其力。

也许是缘分天注定,一起长大的陈吉兰和阮义是伙伴中最玩得来的。年纪略长的陈吉兰很会照顾阮义,有好吃的、好玩的,都要留给弟弟;内向腼腆的阮义也特别听姐姐的话。

他对她说:“要死我们一起死。要是你不在,我活着也没意思。”

阮义矫正双腿的机会终于在1994年的冬天到来了。那一次的手术难度大、风险高,福利院为他筹集到了治疗费用后,请儿童医院对这次手术做了精心的安排。陈吉兰的担心却与日俱增:“我就怕他站不起来了。”阮义的右腿先接受治疗,通过手术,他向后弯曲了16年的右小腿终于可以正常向前了,稍后进行治疗,截去了血管已经完全坏死的左小腿,装上了假肢。

由于陈吉兰的脊柱瘤影响到了大脑,所以她一直担心做手术会影响神经系统,万一不成功,就有可能变成植物人。因此,不到条件成熟,她不愿轻易手术治疗。在阮义手术后卧床养病的那个冬天,陈吉兰几乎天天都要去看他。“她每天来看我,自己做了饭菜带到病房里,她做的菜我都爱吃。那年的年夜饭我们就是在病房里吃的。”笑容在阮义的脸上浓得化不开,十多年前的甜蜜应该能让他品味一辈子。手术后的康复训练十分重要,这直接关系到阮义能不能最终独立行走。陈吉兰一直鼓励他,并教他反复练习,有时摔倒在地板上眼泪都疼出来了,终于有一天,阮义到印刷厂上班时,扔掉了拐杖,从此站了起来。

1998年,陈吉兰的治疗机会也来了,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的医生为她成功地施行了脊柱瘤切除手术。在此之前,阮义对陈吉兰说:“要死我们一起死。要是你不在,我活着也没意思。”话语令人动容。

据悉,他们的病都是由福利院和爱德基金会出钱治疗的。

小贺笑,幸福的小贺笑

医院给她免去了所有医疗费
懂事的小贺笑开始爱心反哺

昨天上午,南京冷风萧瑟,而施尔美医院里却是一派暖意,经过一期精心的手术和一周的恢复,小贺笑缠在脸上和手上的纱布终于可以拆开了。江苏卫视的女主播贺笑再次来到了小贺笑的病床前,给小贺笑带来了许多人的祝福。

医院免除小贺笑16万余元医疗费

据小贺笑的主治医生吕敏介绍,小贺笑的一期手术已经达到了预期的效果,上下睑能够闭合,鼻梁成形良好,左上唇复位,并且左面部大面积疤痕祛除,右手食指和中指分离成功。更明显的是手术区域皮肤光洁平整。待小贺笑一期手术的恢复期结束后,将继续进行二期手术。

在小贺笑住进医院的这半个月里,不断有热心的市民和网友来医院看望小贺笑,有的来捐款,有的带来了书籍,有的听说小贺笑爱画画,还送来绘画用具。丰富路上一家饭店从小贺笑来南京第一天开始,就坚持每天送两次鸡汤



小贺笑与大贺笑

来,老板说,他会坚持送,一直到小贺笑离开南京。

好心人的举动深深感动着小贺笑和她的家人,也感染了医院的每一位工作人员。昨天,施尔美医院正式宣布将免去小贺笑一期、二期所有的手术费、治疗费共计16.33万元,并承诺仍将配备该院最强的专家、仪器,继续小贺笑的恢复治疗。同时大贺笑也将社会捐款3万余元交给了小贺笑的妈妈,用作小贺笑的学费。

大贺笑抱着小贺笑,一句话也说不出来

对于周围人给予的

温暖,小贺笑轻声说:“谢谢所有好心的叔叔阿姨哥哥姐姐。”小贺笑的母亲曹桂芳说,前天晚上他们从电视上看到,另一名5岁的小男孩东东,因为爬上灶膛玩耍,全身61%重度烧伤,需要20万元的治疗费,但是家庭根本无法承担。小贺笑当即就决定把自己得到的捐款的一半捐给东东。

听了这样的话,大贺笑的眼圈立刻红了,她只是拥抱着小贺笑,一句话也说不出来。

快报记者 解璐/文 施向辉/摄